



致新春(外二首)

□ 陈祥

新春,适合踏青、放风筝
适合看海棠花开,柳色青青
适合让目光漫过远山
适合将心思放得很轻很轻……

新春,我想谈谈我的新书
那里有我的佳人,我的贪婪
那里有我的风花雪月,爱恨情仇

我想谈谈被我折磨的盆景
我不允许一根笔直的枝条
我目光慈祥,嫩芽萌发
我欣赏春风长出崭新的耳朵
我将春水洗菖蒲,赠予可爱之人

我想谈谈冻土上的纷飞战火
那里的苦难,那里的坚守
那里的漫天大雪,遮不住
摇篮的啼哭和母亲的忧伤

我还想谈谈穿越海洋的运粮巨轮
游弋波斯湾的航空母舰
谈谈马斯克的特斯拉和移民火星
我祝愿俞浩早日成为世界首富
我祝愿在鼓楼医院钢琴厅打地铺
酣睡的人,不被责怪惊扰
愿病人能有眷顾,
愿天下寒士俱欢颜

最后,我想谈谈春天
我不想说,“春天的脚步近了”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只想,泥土深处处理着的语言
荠麦青青,我在冻酥的田埂上与
农夫谈心

忧伤由来已久

父亲走后
除夕,我不再接神送灶
我只仰望天空
那里有璀璨星河
那里有群仙闪耀
那里有祖辈祈愿的目光

忧伤由来已久
我用湿润的泪花鞠上一躬
那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愿活着的活得更久
愿逝去的化为星宿

醉乡广大人间小

喜欢用透明的小酒杯啜饮
喜欢饮前摇摇透明的酒瓶
酒花升起
看见一千颗稻谷,一千穗高粱
看见农人汗滴禾下土

历经人畜鸟虫胃肠轮回
粮食终归尘土
而酿成酒,会化为诗

酒
是粮食奉献予人的最高形式
有人因之昂起头颅
有人因之梦吴越
也有人跪舔杯沿
仰望瑶台白月光

人
是糟蹋粮食的顶级动物
而能化为尘土
是人之幸运
一阵青烟,一抔骨灰
或是一缕清歌
或是一声叹息

醉乡里
我们是浪尖上的沫
黑洞里的尘……

我的小学经历了两处校址,如今两处校舍都已推成了平地,什么都剩不下,尘归尘,土归土。当站在早已夷为平地的旧校址前,风一吹,儿时那些湿漉漉的记忆,忽然就鲜活起来。

我的小学分两阶段,一、二年级在离家一公里外的田地里,一排平房,没有院墙,就那样孤零零搁在田野与村庄之中。那时候学校连电都没有,白天全靠天光,阴雨天教室里就暗暗的。学校提供课桌,凳子得自己带。每学期开学时,我都要从家里扛一条木凳去上学。那时家长不管孩子的上学放学,得自己扛去学校,凳子沉,走走停停,肩膀上勒出印子——那是那时最实在的分量。

家里去往学校的路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泥泞不堪的路有时能将鞋子吸住。有时候脚拔出来了,鞋还陷在里面,单脚跳着去够,狼狈得很,却也开心。学校没有午饭,中午须回家吃饭,一天来回多趟。中午休息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老师们中午也要回家做饭干农活啥的,于是午饭后到学校,在上课之前,就和小伙伴们往学校旁边的芦苇荡里钻。采集蒲草的果实——水烛,晒干了当蚊香点。话

救赎

□ 李道珍

很多年前,一个晚秋的夜晚,大约2点左右,我在睡梦中被惊醒,只听孩子他爸大吼一声:“你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我笃定,家里来“客”了。

那个年代小偷盛行,三天两头就有邻居或同事家被盗。有天夜里被连声“抓小偷”吵醒,全小区一秒钟从黑暗变成万家灯火。别看平常邻里之间为点鸡毛蒜皮之事斤斤计较,但在抓小偷这件事上,大家意见绝对统一。一个个手握棍棒,冲出家门,一声声骂骂咧咧,“小偷在哪?抓住非打死他不可!”然而,在一阵阵吵嚷声中,小偷已不见踪影。不到两年,我家被偷3次,每次都在夜里,趁我们熟睡的时候。前两次,我们脱下来的衣服都被小偷拿到门外,还不忘关好门。

说到这,第一次被偷的情景立即浮现在眼前:早上醒来,发现衣服不见了。正在纳闷,对门小敏在门外喊:“小李,你家衣服怎么在外面?”“啊!衣服怎么在外面?”慌忙抱回衣服,赶紧把口袋掏个遍,结果心凉了半截,几十块吃饭钱没了。

当时我们家小孩刚五六岁,孩子他爸每个月工资40多块钱,我是临时工,更少。每月还要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吃不成饭,雷打不动,20元先要还账。家里每项开支都在几十元里,所有家当都在我俩口袋里。所以小偷到我家,不用翻箱倒柜,把我俩衣服拿到门外,再为我家关好门,然后放心大胆地把口袋摸个遍,多少都有点收获。

第二次被偷的钱,是小孩他爸利用两个多月下班时间,起早贪黑为人家油漆家具结的工钱50多元。原准备第二天星期天带小孩上街买条裤子,再买点好吃的犒劳一家三口。早上发现衣服又不见了,心猛地抽了一下,赶紧开门,果然门口有一堆衣服。经过上一次教训,我们晚上睡觉前都认真检查门窗,反锁好门,只有卫生间小窗子,不足二十公分,留着通通风。想着这么小的窗子,小偷不可能从这进来。

这一次,小偷没来得及拿衣服,就被孩子他爸发现了。我们家两室一厅一卫一厨,不到50平米。我和小孩睡东屋,他爸睡西屋。我们家睡觉不关房门。他爸一觉醒来,觉得家里有点动

妈妈做的新布鞋

□ 吴继原

小时候物资相对匮乏,一到寒冬腊月,我就掰着手指头盼过年。因为过年不仅有平时难得吃到的好东西,还有新衣服穿,最期盼的莫过于妈妈亲手为我做的新布鞋。

记得那时妈妈白天下田干活,一到晚上就坐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纳鞋底。因为要赶在过年前把家里大人小孩的新布鞋都做好,妈妈纳鞋底很辛苦,时常熬夜。我一觉已睡醒,朦朦胧胧依旧看到妈妈独自坐在灯下一手拿着鞋底,一手拿着针线忙碌着。她手指上戴着金属针箍,将粗钢针用力顶着扎入较厚的鞋底穿透,接着用纳鞋底的针线穿入,再用镊子将针尖从另一面拔出来。有时,我看到妈妈还会将针在头发上习惯性挠一下,她告诉我:“头发上有头油,针

我的小学

□ 薛峰

说多年后到美国宾州匹兹堡、澳大利亚南部阿德莱德以及台湾台中出差时,都分别见到过蒲草,甚为亲切,才知道这陪伴我童年的小草,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默默生长。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迁到另一处校址,离家近了些,不到一公里,是以前的村中学被并到镇里中学后留下的旧房子。因为有了围墙,也总算有点学校的样子了,可电还是没有。操场有两张水泥乒乓球台,砖头垒的,我那时不喜欢那种不正规的器材,一次都没碰过。每天学校早晨做广播操,就靠一台用干电池的磁带录音机,声音小得只要同学中有一点噪音就听不见了,我们就跟着模模糊糊的音乐,抬手、伸腿、转身……

那时放学后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穿过一片田野,路边有很多的沟渠小河,水不深,有不少的鱼虾蟹。我和同行的同窗发小,将书包往田埂上一扔,卷起裤脚管就下水。摸鱼、

静。因为被偷过两次,立马警觉起来,于是往客厅看了一眼。这一看吓了一跳:有个黑影,大概有桌子那么高,在蹑手蹑脚地走动。孩子他爸没敢声张,悄悄起身。他的房间挨着阳台,阳台上拖把、叉篙等杂物,他随手拿了拖把,猛地打开灯,大吼一声:“你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我在东屋被惊醒,知道又来“客”了,吓得浑身发抖,上下牙碰得咯咯响,赤脚奔出房间并关好门,冲到阳台,抄起叉篙,对准那人连戳几下。孩子他爸也用拖把抵着他,他没敢反抗。我又气又恼,哆哆嗦嗦地追问:“你怎么进来的?”他说:“从卫生间窗户进来的。”“你撒谎!”我又戳了他一下,“怎么可能!那么小一个窗户?”他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我一边问话,一边打量着这个“客人”。他穿一身紧身的灰色长袖长裤内衣,脚穿一双黑袜子,没穿鞋。看到这一身装束,我瞬间明白了什么,怒火更盛:“你穿这身紧身衣服,是为了好进出;穿袜子不穿鞋,是为了不弄出声响;蹲着走,是为了缩小身影不被我们发现。这已经是你第三次来我们家了,是不是?”他低着头,蜷缩在墙角,连连点头:“阿姨,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偷了,你放过我吧。”我没有心软,继续恶狠狠地追问:“为什么接二连三偷我家?”他的话把我气得半死:“你家没有防盗窗。”天哪!你以为我不知道要装防盗窗,装个防盗窗不要几百块钱啊。我浑身抖个不停,举起叉篙,狠狠向他砸去,被孩子他爸一把接住。那人蹲着抱头呜咽,声音里满是悔恨与恐惧。孩子他爸说:“算了,还是孩子。”我两眼气得直冒火,“他至少也有十七八岁了吧。不行,我要报警!”孩子他爸向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蹲在那人对面,盯着他,轻声而又严肃地问:“你多大了?”他说:“十七。”孩子他爸说:“十七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怎么能走上偷东西的路?这是歪路,走下去,一辈子就毁了。你不能再干这事儿……”如此这番,一通说教。说到没话说了,转脸对我说:“让他走吧。”我既不甘又无奈,从嗓子眼里蹦出一个字,“滚!”那人说:“我从哪进来,还从哪出去。”我们看着他往卫生间窗户出去了。

第二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家门上贴了张红纸条,上面写着:“叔叔阿姨,我当兵去了。”

那一刻,我站在门前,捏着那张纸条看了又看,心里那股郁结了许久的戾气,忽然就散了。原来一次不经意的宽容,真的能照亮一个迷途者的前路,也能完成一场属于我们彼此的救赎。

在头发上挠一下,可起到润滑作用。”现在回想起妈妈熬红的眼睛,手上的老茧以及被针不小心扎到留下的疤痕,那纳鞋底的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浓浓的母爱,让我倍感温馨。

鞋底赶工纳好后,妈妈就会上街买来黑色鞋面布料,厚的做棉鞋,稍薄的则做成单鞋。妈妈按照纸样剪好,接着将鞋底、鞋面一起拿到附近的鞋匠铺,请鞋匠师傅将鞋底边缘用锥子穿透,再将鞋底与鞋面边缘用钉鞋机缝在一起,再用几个大小不一的木制帮子(模型)将鞋子定型。一般大人鞋子加工费五毛钱一双,我们小孩子的要便宜一些。就这样,一双双新布鞋就做成了。

每到除夕夜,吃过团圆饭,放过辞旧迎新的鞭炮,妈妈就会将压岁钱、新衣服,还有她亲手做的新布鞋悄悄放在我的床前。这是小时候我盼过年最开心的时刻了。

就这样,从儿时到少年,从小学到中学,直到走上工作岗位,每到过年时,妈妈为我做的新布鞋就会如期而至,至今想来仍暖心不已。

捉虾、掏小螃蟹,常常一身泥水回家,免不了挨大人一番责骂。运气好的时候,偶尔还会摸到小甲鱼,滑溜溜的。水草里有时还能钳出大闸蟹,青背白肚,都是现在花钱都难买到的野生货。那时候不懂珍贵,只觉得好玩,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冬季来临,下水摸鱼捉虾是不行了,于是小伙伴们就挖一些红薯、土豆甚至逮一些小“野味”,点着路边的野草就开始“烧烤”,而“野”火有时一烧就一大片。就这么天天疯玩,成绩倒也一直不差。

现在想想,那时候条件是真艰苦,可心里一直是亮堂的。没有电子产品,没有没完没了的补习课,天地就是大课堂,田野就是乐园。泥土沾过衣服,河水浸过脚,风吹过,太阳晒过,人是长在大自然里的。

如今,两处校舍都没了,连痕迹都找不到了。当年随手就能摸到的野生小青蛙,成了求而不得的稀罕物;当年漫地遍野的野趣,也成了回不去的时光。可是,那长在田野里、泡在河水里、埋在芦苇荡里的童年,一直都在记忆的深处。它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我内心一直保留着的泥土气;心里的那片旷野,一辈子都带着温度。

结婚照

□ 王鸿

今年正月二十六,是我和爱人结婚40周年纪念日。趁着正月初二下午有空,天气暖和,爱人说:“我们去广陵路那里看看。”“那好啊!”以苏北电影院为中心,广陵路正成为扬州新的历史文化旅游街区,我们正好可以寻觅过往的记忆:扬州金机化公司、第一百货公司、苏北电影院、邮电局、照相馆等等。这里还有我俩的一个小秘密:40年前,我俩那张彩色结婚照就是在广陵路上的照相馆拍摄的。

其实,我俩知道那个照相馆早已不在了,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走到那里,面对原址,触发了对当年美好瞬间的回忆。

结婚前夕,我俩兴高采烈地随我母亲,来到位于中山路和通潮路交叉点的高邮照相馆拍结婚照。这是当时全县最好的照相馆,也是年份最长的照相馆。照相馆的老师傅热情接待了我们,给我俩讲解拍结婚照须知,并提供多幅结婚照样式供我们选择。

高邮照相馆我俩都熟悉,不知来过多少次,但拍结婚照是头一次,我有点紧张。拍摄时,我仍穿着毛涤中山装,爱人则换上白裙子,头披白纱。

如期拿到半身结婚照,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当时已兴起拍彩色婚纱照,可高邮照相馆还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沿袭过去的做法,在黑白照片上着色。着色后的结婚照显得不够自然真实,似乎还有点土气。

看到我没有拍到称心如意结婚照的神态,母亲笑着说:“不要紧的,你们不是要去上海买结婚衣裳吗?去上海照相馆重拍。”

到了上海,安顿之后,我们最心急的事情,就是去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照相馆重拍结婚照。走近柜台,一看结婚照价格表,我俩大吃一惊!我俩把随身带的现金盘算了一下,买西服、大衣、羊毛衫等必需品后,如再拍一张彩色结婚照,钱根本不够。叹气之后,只好放弃了。回邮时虽满载而归,却略带一点点遗憾。

我姐姐得知后,打电话给我:“扬州照相馆可拍彩色结婚照,价格不高。到扬州来,我带你们去拍。”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俩跟着姐姐,来到扬州国庆路上的中国照相馆,哪知不巧,照相馆停电歇业。“去广陵路,那里也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在广陵路照相馆,我换上从上海买回来的咖啡色西服,系红领带,上衣口袋插着白手帕,戴白手套,爱人则穿上白色婚纱裙,胸前别着一朵花,头披白色婚纱,稍作化妆后,终于顺利拍摄了一张彩色结婚照。

我几次搬家,但这张珍贵的彩色结婚照,始终放在柜子里最醒目的地方,它见证了我俩结伴而行40年所走过的平凡而温馨的旅程。